

## 马克思与海涅

万莹华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与德国杰出的诗人亨利希·海涅是一对感情深笃的知交，他们的友谊在文学史上，素来被传为美谈。

1843年12月，马克思与燕妮婚后离开德国来到巴黎不久，海涅也刚好从汉堡探母返回巴黎，他们相识了。这时的马克思已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海涅只不过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此时的马克思年仅二十五岁，而海涅已是一位四十六岁颇有名望的大诗人了，他们并未因为思想观点的差别或年龄的大小而格格不入，相反，他们之间建立了终身不渝的友谊。《德法年鉴》是他们相识的桥梁，海涅在那仅仅只出了一版的《德法年鉴》上发表了三首讽刺德国巴伐利亚国王的诗《国王路德维希的颂歌》。从此，海涅几乎日日造访年轻的马克思夫妇。诗人每有新作，总是迫不及待地送上门去，因此，马克思与燕妮往往成为海涅诗歌的最早读者。有时为了一首诗的切磋、琢磨，马克思与海涅两人竟然彻夜不眠。在海涅跟随马克思一起工作的日子里，他们取得了相互的了解和彼此的信赖。他们的往来书信就是一个明证。海涅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彼此了解，本来用不着多少文字表示！”落款“最知心的亨·海涅。”<sup>①</sup>当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时，曾给海涅一信，信中写道：“我希望明天还有时间同您见面。星期一我就要离开了。”“在我要离别的人们中间，同海涅离别对我来说是最难受的。我很想把您一起带走。”署名“您的卡·马克思”。<sup>②</sup>字里行间饱含着感人的友情。后来，马克思虽然远离海涅在布鲁塞尔，还时时带来对诗人的问候和鼓励，亦曾邀请诗人参加达姆斯达特杂志的工作，并将自己的著作《神圣家族》样本寄赠海涅。此时海涅的《时世诗》中的部分诗作就是在马克思的有力支持下于1847年发表的。在大革命失败的年月里，诗人的身体进一步恶化，以至身体瘫痪、双目失明，在此期间，除了恩格斯经常前来问候，马克思路经巴黎时也总不忘看望他。对于海涅的逝世，马克思非常痛惜，曾对美国普特出版公司表示要撰写专文悼念海涅。由此可见，马克思对诗人海涅是如何情深义挚。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袖，马克思对自己挚友的关切和爱护，令人难以忘怀。当海涅以流亡者的身份接受法国政府年金一事公开以后，社会上一些小人乘机攻击海涅，并牵连到他的好友马克思。对海涅的这一事件，马克思虽然非常生气，但他以博大的襟怀谅解了诗人，未作任何公开声明，但在给海涅的私人信件中则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这样，既维护了诗

人的名声，又帮助他认识了自己的过失，海涅也因此更进一步地加深了对马克思的敬重和信任。诗人深有感触地说：马克思是他“向来所知道的人们中最亲切的富于情爱的人”，且尊称他为“革命博士”。1845年，当海涅得悉马克思被巴黎当局驱逐出境时，他“愤怒到了极点”。诗人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身上看到了德国的未来，确信“这些人无疑是德国最有才能的思想家，最有魄力的人物”，“我看未来恐怕是属于他们的。”从这些激情洋溢的赞誉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马克思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占有的特殊重要的地位，同时也不难体察到马克思与诗人海涅之间的深厚战斗情谊。

在马克思的鼓励和帮助下，海涅的革命热情进一步高涨，他的诗歌创作迅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为革命自觉战斗的现实主义政治诗大量涌现的黄金时代。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德国正处在大革命的前夜，诗人从早年维特主义的忧郁的氛围中腾越而起，一扫横笛、牧歌式的情调，而代之以剑与火的风格，勇猛地杀向反动制度和一切剥削阶级。请看以下犹如战鼓一般的诗行：

德国的歌手！请你颂扬  
德国的自由，使你的歌声  
将我们的心灵操纵  
而鼓励我们走向行动，  
就象那马赛曲一样。

不要再象维特样地哀号，  
他只是热恋着绿蒂——  
你要依着警钟的号召，  
向你的大民大众宣告，  
宣传短剑，宣传大刀！

不要再做温和的短笛，  
停止这种牧歌的情调——  
要做祖国的大军号，  
做大炮，做白炮，  
去吹、去喊、去轰、去杀！（《倾向》1842年）

如果说，从这首诗里，可以见到诗人高昂的革命激情，那么，写于1844年的《西里西亚织工歌》则更是诗人革命思想进入一个新的高度的突出表现。此时，他已识透了普鲁士统治者打出的“祖国”、“国王”、“上帝”三位一体的旗号的欺骗实质，认清了工人阶级奋起斗争的重要性，看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愤怒出诗人”。这首集中反映出怒火满腔的织工业已觉醒的战斗抒情诗，自然立即受到革命导师的注目：

忧郁的眼睛里没有眼泪，  
他们坐在织机旁，咬牙切齿：  
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

我们织进去三重诅咒

我们织，我们织！

“一重诅咒给那个上帝，  
饥寒交迫时我们向他求祈，  
我们的希望和期待都是徒然，  
他对我们只是愚弄和欺骗——

我们织，我们织！

“一重诅咒给阔人们的国王，  
我们的苦难不能感动他的心肠，  
他榨取我们最后的一个钱币，  
还把我们象狗一样枪毙——

我们织，我们织！

“一重诅咒给虚假的祖国，  
这里只繁荣着耻辱和罪恶，  
这里花朵未开就遭到摧折，  
腐尸和粪土供养蛆虫生活——

我们织，我们织！

“梭子在飞，织机在响，  
我们纺织着，日夜匆忙——  
老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  
我们织进三重诅咒，

我们织，我们织！

看，这岂是一支普通的“织布歌”，分明是对旧制度愤怒的声讨，对旧世界庄严的宣判！诗中不仅痛切地把腐朽的德意志比为僵尸，更将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赞为旧世界的掘墓人。这有力地证明了海涅的政治目光是十分敏锐的，可以说，他已经具有了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正因此，《织工歌》博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赞许和热情欢迎。马克思在《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对海涅的《织工歌》发出了由衷的赞扬：“请回忆一下织工的那支歌吧！这是一支勇敢的战斗的呼声。……无产阶级在这支歌中，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严厉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sup>③</sup> 恩格斯为伦敦一家英文报纸写的一篇通讯《共产主义在德国迅速发展》中也欣喜地写道：“现代德国最杰出的诗人亨利·海涅，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他出版了一卷政治诗，其中有几首是宣传社会主义的。”并说《织工歌》“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sup>④</sup> 由此可见，《西里西亚织工歌》是海涅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发展的重要标志。无产阶级的革命

领袖对一位诗人思想的进步和创作的成就是如此密切地注视，热情地勉励，是令人感动和发人深思的，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本身就是动员无产者联合起来，并团结一切关心这一事业的进步力量，为共同的目标——解放全人类而奋斗。在这里，我们既要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对《织工歌》的及时的肯定和精当的评价，自然给诗人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而海涅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所作的积极贡献，无疑也是对马克思所从事的伟大、神圣的事业的莫大支持。为了更好地发挥诗人对革命的鼓动和推进作用，马克思还经常邀请海涅为进步刊物撰写诗文，或参与一些工作。如1845年马克思给海涅的信中说：“请您写稿——写些诗歌或散文。我相信您是不会推辞的，因为我们需要利用每一个机会在德国本国站稳脚跟。”当马克思离开巴黎之后，仍念念不忘向海涅征稿。显然，海涅以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了马克思的信赖，而诗人在思想和创作上的进展又是与马克思的殷切关怀和热情帮助分不开的。

从海涅与马克思的经历与交往中，我们不难看出：对祖国人民的热爱，对一切反动派的仇视，对美好未来执着的追求和必胜的信念，是他们共同的思想感情和维系友谊的纽带。从海涅来说，这一位德国优秀的儿子，对祖国、人民怀有赤子之心，渴望祖国早日统一，人民摆脱愚昧，为此，早年即立志要充当“神圣战争”中的“一名小卒”；并且自豪地宣称“我的心胸是德国感情的文库”。诗人为反对“顽固不义统治的愚昧和一切罪恶”而斗争不懈。在海涅的一生中，除写下了不少抒发对大自然的无限热爱和对爱情生活眷恋的优美抒情诗篇外，更有众多的揭露和鞭挞反动统治阶级、特权贵族和封建教会的战斗诗文，为此，他曾遭到德国反动当局书报检查官和警察机关的刁难和迫害。然而，诗人并未屈服，为了继续战斗，他毅然于1831年离开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德国，远去巴黎。关于这一情况，海涅在给他的朋友伊密曼的信中有所透露：“真的，要我留在德国，那我的神经简直受不了。”<sup>⑤</sup>众所周知，十九世纪的德国，这个以对于文化的残暴专制统治著称的黑暗王国，是不能容忍任何宣传进步思想的报刊书籍有立足之地的。无独有偶。马克思也有着和海涅同样的经历。由马克思他们编办的《莱茵报》在民众中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德国统治者对此惊恐万状，他们百般阻挠，并强行封闭了这一革命刊物。马克思也是一气之下，辞去主编职务，远离德国而去的。他当时愤愤不平的心情，一似当年被迫出国之海涅。这在马克思给卢格的信中说得明白：“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屈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在德国我不可能再干什么事情。在这里，人们自己作贱自己。”<sup>⑥</sup>请看，一个爱国诗人，一个革命领袖，在偌大的德意志国土上，竟没有他们的存身之地，这不仅说明当时德国封建专制制度黑暗到何等程度，也可清楚地看出马克思与海涅具有怎样炽烈而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他们的斗争精神和生活境遇如此相似是决非偶然的。

马克思对于海涅的评价，为我们提供了正确、全面看待民主主义作家的一个生动范例。因为他首先发现并肯定了海涅身上具有的非常可贵的品质：海涅虽然出身剥削阶级，但他是原属阶级的逆子贰臣，加之他是犹太民族，所受到种族歧视的不平待遇，更增强其反抗性。他运用他的诗、文，发出了战斗的呐喊。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视为大敌。诗人不畏统治阶级的胁迫，这位自命“革命之子”的海涅，向德国民众指出：“德国整个贵族阶级一天不推翻，那么任何宪法，甚至最好的宪法，也不会对我们有利。”他提醒人们：“我们德国人的中世纪编年史还没有写完；它的最新的篇页还染着我们的亲人和朋友的鲜血。”他敏感

地意识到德国人民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将遍及全人类。他在《旅行杂记》中直言不讳地表示：“现代的伟大任务是什么呢？是解放。不但要解放爱尔兰人、希腊人、法兰克福人、西印度的黑人和诸如此类的被压迫的民族，而且要解放全世界，尤其要解放欧洲，欧洲已经成年了，现在要打断特权阶层即贵族阶级曳着它学步的那些铁索。”<sup>⑦</sup> 这种解放全人类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的宣言，出自十九世纪以残酷著称的黑暗德国的诗人笔下，是何等难能可贵！不仅如此，海涅还看到了“革命成了人类解放战争的信号。”这一重要发现并非出自小资产阶级的狂想，而是基于一个革命者对于不平等的黑暗现实的社会本质的深刻认识以及德国大革命的启示和激励。诗人对广大受苦人民充满人道主义的同情，而对残暴的统治阶级则怒火满腔。他在长诗《阿塔·特洛尔》中，把德国三十六个国王说成只有“一把雨伞”或“一件长袍”的价值；在《驴的选举》中，将德意志比作是“兽类共和国”，而威廉第四正是“驴子国王”；他还嘲讽路德维希王驾崩之时，罗马法王赐赠圣徒的美名，是“王的尊容配上光圈，简直象公猫挂着硬领”。字里行间虽然不无谐谑之意，但其尖锐的讽刺，犀利的笔锋却不能不使暴戾的统治者为之战栗。海涅的大无畏的勇敢斗争精神，深得马克思的钦佩，马克思在谈论古代罗马讽刺诗人贺拉斯的“支持正义事业”的诗歌时，曾说：“贺拉斯有些地方使我想起海涅。”在批判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耶米利·边沁时也风趣地说：“如果我有我的朋友亨利希·海涅那样的勇气，我就要把耶米利称为资产阶级蠢才中的一个天才。”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中还别有深意地说道：“世界历史确实是最伟大的诗人，它甚至于能模仿海涅。”（按：郑公盾同志的《正确看待民主主义作家及其作品的光辉典范》一文，将此话当作马克思语，恐为笔误。该文载《外国文学研究》1978年第二期）。这意思是说在海涅的政治抒情诗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风云搏击的世界历史的宏阔画面。海涅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政治预见性，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赞赏。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834年，海涅在他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即睿智地提出：“德国哲学，是人类有关的一个重大事件。后代的子孙们将能判决，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受到谴责还是赞颂，即是我们先完成我们的哲学，然后完成我们的革命。我觉得，象我们这个有办法的民族，就必须从宗教改革开始，在这以后才能够从事哲学研究，并在这种研究取得成绩之后才能过渡到政治上的革命，我寻找这种步骤是完全有道理的。”作者在该书中，对康德·费希特的唯心主义进行了无情的嘲讽，而在对黑格尔哲学不合理部分的批评的同时，又承认了辩证法是黑格尔哲学的真谛。应当说，这是符合黑格尔哲学的实际的。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何在、革命应当从何着手呢？海涅根据德国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是：哲学研究应走在革命的前头，它将促使革命力量的发展；而且革命应当从批判宗教开始。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这些见解得到了验证。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热情称道海涅是第一个看到德国古典哲学革命意义的诗人，他说：“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東西，至少有一个人在1833年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sup>⑧</sup> 应当承认，海涅这一远见卓识对马克思的思想亦不无影响。1843年—1844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肯定了海涅上述观点，并进一步加以阐发：“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在这里，马克思打了一个十分形象而恰切的比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历史

是最好的见证人。一千多年来，统治阶级正是利用宗教对广大人民进行着精神上的麻醉和欺骗，以维护其政治上的奴役和统治。因此，要革命，批判宗教应是首当其冲。因为，唯有摧毁了人们精神统治的桎梏，才能担负起批判旧社会、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的历史使命。对于宗教的批判必然发展到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的道理，马克思阐述得非常透辟，他说：“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们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这就把宗教批判的实质提高到对整个旧世界政治斗争的高度了。由上观之，在首先进行宗教批判的必要性的认识这一点上，马克思是完全赞同海涅的看法的。关于宗教的本质、危害以及宗教批判的意义，马克思的认识自然要比海涅更为周全和深刻。但是海涅与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作家伏尔泰、狄德罗等人相比，在宗教与革命关系问题的认识上，显然又要先进得多。马克思对于海涅的这种进步性，同恩格斯一样，充分了解，感受尤深。他们为有海涅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诗人、战友而欣喜、自豪。

在马克思与海涅的战斗生涯中，有一个颇含意味的、引人注目的“巧合”现象，那就是几乎在同时，马克思写出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末——1844年一月，以下简称《导言》），而海涅完成了他的优秀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843年底——1844年一月）以下简称《童话》）。一篇是政治论文，一部是文学创作，他们以不同的体裁、语言，表达着共同的思想内容。下面仅从以下两个方面略加分析、对照：

#### 一、对德国现实的揭露与批判。

马克思在《导言》中，以高度概括的语言，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德国制度是一个时代错误，它骇人听闻地违反了公理，它向全世界表明 *ancien regime*（旧制度）毫不中用。”

海涅在《童话》中，以具体形象的比喻，把德国的现状说成是一个“冬天的童话”（长诗即以此命题），辛辣地讽刺他在旅途中所目击的德国“丑陋的骑士制度”和封建势力统治下的“令人作呕”的现实。

马克思在《导言》中，号召人们“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应当把德国社会的每个领域作为德国社会的污点加以描述，应当对这些僵化了的制度唱一唱他们自己的曲调，要它们跳起舞来！为了激起人民的勇气，必须使他们对自己大吃一惊，……”<sup>④</sup>

诗人海涅的《童话》，借助于梦境、幻想、童话、传说等形式，对德国黑暗社会的各个方面也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他把象征教会势力的教堂比作“精神的巴士底狱”，大声疾呼，应当把它变成“养马的厩房”；他把象征普鲁士统治的鹰比作“凶鸟”，公然宣告“一旦你落在我的手中，你这丑恶的凶鸟，我就要揪去你的羽毛，还切断你的利爪”；他还把那些自称为“反政府”的自由派，比作中古的妄想与现代的骗局“混合”而成的“半阴半阳的两性人”；他更把那四分五裂的三十六个邦国比作臭气熏天的“粪坑”。不仅如此，诗人还斩钉截铁地指出“玫瑰油 and 麝香”是拯救不了这个垂危的病人的。请看，诗人对德国的现状是何等愤恨！

#### 二、对德国未来的展望和信念。

马克思在《导言》中，提出了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谁的问题，他明确、简捷地回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又说“彻底的

德国不从根本上开始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对于革命的前途，马克思满怀信心地预言：“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

海涅在《童话》中，向着未来，引吭高歌：

新的歌，更好的歌，  
啊！朋友，让我替你们制作——  
我们要在地上  
建筑起天国。

并面对现实，倾诉心声：

我们要在地上得到幸福，  
再不愿老是饥肠辘辘，  
再不愿把勤劳的两手获得的东西，  
拿去饱那吃闲饭的肚腹。

诗人在《童话》中，还毫不含糊地声明：“我们实在不要皇帝”，“我们自己解放自己”。这些口号，尽管尚未明确提出革命需要依靠无产阶级，但其追求民主解放的思想与马克思的《导言》的基本精神是相一致的。如果说，马克思的《导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中，向着旧世界开火的战斗檄文，那么，标志着海涅诗歌创作最高成就的《童话》，则从文学方面为《导言》提供了不少形象的注脚。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语：马克思与海涅的友谊是在战斗中结成并不断发展的，这种战斗的友谊至为珍贵；马克思对海涅的热情关怀和积极帮助，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思想和崇高的品格，他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如何评价和对待革命民主主义诗人的生动范例；海涅虽然最终未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但他一生中留下的战斗诗篇，在德国的革命解放运动中，却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放射出熠熠照人的艺术光彩。之所以如此，这是与马克思的及时引导和直接影响分不开的。马克思与海涅这一对革命知己的战斗情谊，在世界文学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今天，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日子里，重温这一切，使我们感到分外亲切，它对我们当前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注释：

- ①《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56页。
-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3页。
-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91—592页。
- ⑤转引自苏联梅塔洛夫《海涅论》（《译文》1956年2月号）。
-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9页。
- ⑦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
-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10页。
-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5页。